

李永川詩集



李永川詩集

龙川文史专辑 第十辑

政协龙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封面设计：李家宝

封面题字：李绍泉

李永川诗集
政协龙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35印张 90,000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李永川（1903—1984）

一九七七年十月

只 要 夕 陽 無 限 好
何 須 痴 惚 近 黃 昏
書 孔 宙 碑 字

作者墨迹之一

作詩二之二

山城行去入山行
依舊清風涼到川
稚度堪乘老子
活生窮北魯濱孫
嘗新欣客遇蔬果
集熱迎人看瑞天
一样风光各領會
終歸問耗竟忘言
石竹唇一會承知
四年一西
三九千稿



作者墨迹之三

寒夜

人是春寒雨
一灯明伴吟詩
烟云變化終成幻
蕉鹿真訛且詠題
万籟无声夜寂寂
深宵詩旦漏迟迟
天邊明月今何去
不入簾櫳亦出奇
這位存之

白千萬



作者墨迹之四

懷遠公移山石

大汗玉屋墨公移
子孫豫世凡之
今日文明科技巧
开山平土更神奇
丁巳春下与汉照同遊
雅韻清言走趣同
塔下坐看人上塔
置身墳刻青云中
門壁左之

三伯手稿



雲水遠流萬古長青傳國學
風流儒雅後繼承人間留芳名
同孝三朝子若來題白髮綠多時
窮通(空)悲嘆難如常
醉金卮酒樂無窮風亮節(正直)盡如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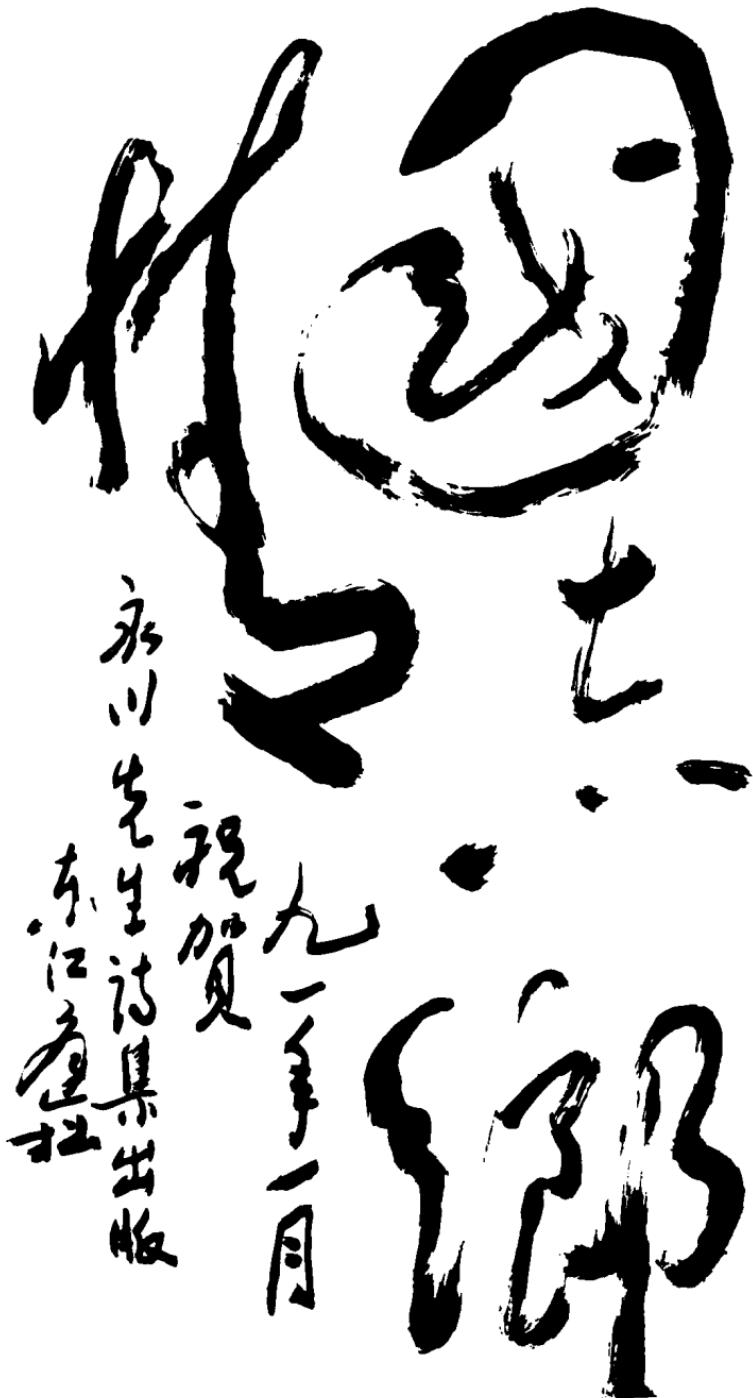
題序永川詩集

張伯英書
己亥年

祝李永川詩集出版

博学勤教培桃李
詩集问世育后人

魏南金一九九〇年



出版说明

前龙川县政协委员、龙川教育界前辈李永川先生的一生是为我县文化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先生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学问渊博、教育有方，深受邑人敬仰。先生之去世，我县各界人士极感痛惜。其生前友好及门生多有建议搜集出版先生遗作以资纪念并鼓励后学的愿望。此一愿望经龙川县政协的热心支持始得以实现。

先生生前写作诗文很多，可惜很大部分已毁于『十年动乱』中。现所收集到的，除先生在羌头村养病所写经其亲自整理分编的羌村吟草五卷，羌村诗外集五卷，异同篇一卷外，党的三中全会后未经先生分编的诗稿，因其自号为『锲斋主人』，我们命名为锲斋诗钞，附于羌村吟草之后。此外，先生在解放前所写诗文现只能收集小部分，我们命名为李园诗钞剩稿，附于异同篇之后。而三篇先生文章及部分悼念诗文作为附录而编在书后，结集而成李永川诗集。

全部诗文注释大部是先生亲笔，小部分为编者加注。

本诗集的写作时限虽然如此，但其内容不但反映了先生生平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

而且也反映了龙川县历史的变迁、文化渊源和地方风貌。诗风与文风既清新俊逸又平淡质朴，也反映了先生的高尚情操和爱国爱乡的高贵品质。

羌村诗集序

人之生，各有事事也。清儒颜元曰：『为人一日，当办事一日。』中山孙公昭示国人亦曰：『能力大者，服千万人之务；能力小者，服百十人之务。』是以工、农、商、学各有其事；男耕女织，各有其职。若舍其事，荒其职，徒食息于天地之间，而自诩为诗人者，未尝不引以为惑也。

观乎皋、夔、稷、契，赓歌虞廷；房、杜、姚、宋，和鸣唐代。苏、李著河梁之什，高、岑富边塞之篇。汉祖有大风之歌，项王垂垓下之作。下而至于李、杜，而元、白，而苏、黄，而辛、陆，无不各著其事，以其余事而为诗人者也。

我自弱冠以还，从事教育事业，垂三十年。厥后，为农、为牧、为渔、为樵，幸能尽其所事，自食其力，无不欣然色喜，习焉忘疲，甘心老于其间矣。虽于业余之暇，吟哦不废，要之不以末技而旷其本务。何图以古稀之残年，遭去夏之失跌，而至于病，病几至死；幸而不死，养疴山中，居恒视其病体，抚其残躯，不觉慨然而叹曰：『今而后，不能再从事于事矣！我之不欲为诗人也，乃不幸竟而为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于是，策杖行吟，放歌独咏，观明时之昌盛，睹祖国之繁荣，河山之面貌日新，人民之斗志日昂，目之所触，笔之于篇。若夫好人、好事之颂扬，歪风、邪气之打击，固为诗家之要务也。

自去秋以来，凡有所作，随手录之，积之经年，为之董理，共得诗若干首，都凡若干卷，名之曰：羌村吟草。羌村者，羌头村也。地当佗城之西五里，亦老塔之西北二里，以我客居养疴于斯，而诗亦得之于斯也。

噫！我欲我之诗：使观之者，而能悦目；闻之者，而能悦耳；诵之者，而能悦口；味之者，而能悦心。从而发生共鸣，激扬斗志，而各从事于各事事也。由今观之，不啻相去倍蓰，则我将致我之力焉，以从事于此而不容稍懈者也。

丙辰除夕
禊斋老人自序

代序

杨荣春

回顾昔日朋辈中，永川兄是我素所钦敬的一个人。记得一九二九年夏天，我和彭学选由龙川远赴上海念书，最初寄住在上海胶州路附近李永川、叶伟才、叶培润诸兄长寓所，他们怀着浓郁乡情，以县中长辈的风度，诚挚接待、和悦相处。不久我们考进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彼此见面前谈心的机会便少了。但从此永川兄的形象深深铭刻在我心坎。

我和永川兄的真交情产生发展于一九三八年间。那时我们同在龙川一中工作。他的人格以及应世接物的态度，使我获得良好的教益。在一中同事时，我们除日常上课之外，平日多聚会于学校办公室。他的言谈和对待学生学习生活的态度，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可说接近炉火纯青地步，与初出茅庐缺乏社会修养或和主观急躁情绪者迥然不同。特别是给我难忘的印象是：他从来不在人面前炫耀自己知识和学问；从来不讲别人的隐私；从来不对达官贵人阿谀逢迎；他沉默寡言，诚实工作，大智若愚。这种可贵品质与卓越涵养，无疑是少年时代所受优良家庭教育的结果，也是他本人长期在学校与社会认真锻炼的结果。

正因为这样，他的杜甫研究、李园诗集、名胜古迹考著作，过去他一直没有给我看过。他逝世后，我曾阅读过他的羌村吟草和羌村诗外集两部稿子，发觉永川兄尽管十年浩劫遭受难以忍受的惨酷待遇，但诗中字里行间心平气和，丝毫没有表露忿怨情绪，而且诗作意境充满关心农民生活、热爱乡土感情。足见他的胸怀旷达与涵养功深。作为他的老友，更令我内心敬仰不已。

关于永川兄的事迹，想说的话很多，这里只能略述一、二。最近他的遗著快要出版，学友李永考、永保昆仲要我为其遗著写一篇序，我虔诚地写了上边一些东西，就当作序言吧。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十日于广州石牌华南师范大学